



足總主席離職前一席話

日前香港足總主席貝鈞奇公開表示將不會連任來屆主席一職，其實與貝生認識多年，感覺他當足總主席也很辛苦，雖然他並不是「落手腳」的前線工作人員，但卻要作出很多足總事務的決定，每當足總有事情或者是一些負面新聞出現時，他便要站在前線去面對群眾及傳媒，每次在電視上或新聞上見到他，也感嘆「主席」這個位真不容易。

其實除了足總，貝生還有各項體育總會職銜，因此有關體育問題，很多傳媒也會找他回應，但可能他在足球圈太長時間，很多觀眾球迷還是因為足球而認識貝生的；直到兩年前因為貝生是香港東京奧運代表隊團長身份，才令觀眾認識他對其他體育項目的支持，尤其今次奧運中國香港隊獲得「史上最佳」的好成績，有些人現在更稱他為「奧運金牌團長」。

多年老朋友，聽到一個如此喜歡足球的球迷，當了一屆足總主席後就想「放棄」足球，究竟為什麼呢？他第一句如是回應：「Patrick (筆者) 想訪問我呀？」當然不是啦，只是關心老朋友，想知道有沒有「內情」罷了。其實當年知道他將會做足總主席時，我已跟他說笑：「你將會很辛苦啊，這個位吃力不討好。」而他過去幾年在足總，也確實很辛苦，亦真的吃力不討好。

貝生指，雖然當主席前已經有心理準備，但做得主席總是帶有熱誠，希望能改革現時的香港足球，從足總的一些根本問題去着手，希望能讓大眾看到成績；但改革也需要

老澳門人說澳門

「除罩日」對香港人來說，差不多等同日佔時代3年零8個月結束第一天，如果鞭炮解禁，爆竹聲怕要響遍全城了。

T叔說有朋友從澳門探親歸來，說澳門街上戴口罩者仍佔百分之九十九，連親友在家還是蒙着笑臉迎客，澳門人傳統自律精神就是這麼可愛。所以二戰期間未受炮火蹂躪。上一輩依然感覺身在福中而知福，直至戰後幾十年，也從未出現過任何激烈示威行動，早給前人喻之為太平地。

上兩代倚仗母親長大的澳門人（不少父親赴港工作，假日回澳團聚者），自幼家庭觀念特重，就算外間有什麼重要約會，都不忘回家吃飯，除非喜慶日子（如港爹返澳之日），才一家人外出吃一次晚飯。

T叔說重視家庭觀念無形對下一代德智體育的確發揮作用，父母飯桌前幾句開話如果說得有理，兒女聽不入耳，事後發酵，不傷自尊時也多暗地反省；澳門向來比香港較多「聽話」的孩子，T叔從而對我們說，他未移民香港時，7歲的表弟在他家小住，有一天放學回來說路上拾到14塊錢，錢送交警察了，也許事前聽過路不拾遺的故事，他為



作者供圖

十年二十年

口罩令撤了，一如預期，很多人仍然戴着它，除為健康考慮，還有個習慣和情感因素。畢竟，它陪伴了我們3年！這3年，很多人和事在悄然變。人際關係、生活方式、工作模式都在變。但有一樣東西是不會變的：人類的情感記憶。

當下，各行各業正摩拳擦掌，想方設法把由病毒奪去的時間和財富掙回來，但人們在迎新的同時，還是來一場懷舊：回頭看一看。對很多香港人來說，豈止是「3年」，而是「10年」，甚至是兩個「10年」：2003到2023年是不簡單的兩個「10年」，也是另具意義的「20年」。

比起2003那場突如其來的「沙士」，這次的新冠疫情肆虐要嚴重得多，不但時間長，死亡人數更多，而且，相對來說，人們感到無奈，沒那麼多怨聲。那是經歷的勝利。經歷教曉了我們：從前無論多麼美好，永遠只屬於記憶，卻代替不了今日的現實。坦然面對和接受，才能克服之。

去年看香港文聯主辦的文藝晚會《鐘聲迴響》，我前後寫了4篇文章，看似履行職責，實為有感而發，由衷想說。有人說：「你寫的比演的好。」我居然毫不謙虛地照



芳方

不亂

方芳

「的爺」

很多時候都會經過北角，在炮台山道與英皇道交界的紅綠燈前，陡坡落斜的路太陡兼有急彎，車來車往，總是有點莫名其妙的擔心。不幸，車禍終於日前發生。

5年前附近的長康街發生過斜路奪命車禍，北角居民記憶猶新，陡坡下斜路有潛在危險，真要打醒十二分精神。然而今次炮台山的車禍，關注點去了高齡司機的問題，80多歲的職業司機，無法掣動好車輛而出了車禍，政府真要檢討公共交通駕駛執照的年齡限制。

80歲應該頤養天年，但仍要駕車搵食，實是令人傷感的事。限制公共交通駕駛者的年齡，關乎大眾安全，並不存在年齡歧視。每個行業都有退休年齡限制，為何香港的士司機沒有年齡限制，實匪夷所思。有調查顯示，截至去年底，本港80至90歲的的士司機有1,624人，90歲以上有49人，根據過往的紀錄，最年長擁駕駛執照竟然還有100歲的。想像一下，坐上阿爺開的車，你會有何感覺？

也有好幾次坐過「的爺」開的士，真是心驚肉跳的事，高齡司機不要說隱疾了，開車時呼吸氣喘皆清晰可聞到，最怕「的爺」突然打瞌睡，作為醒目乘客，就要跟他打開話題提振精神，祈望平安到埗。

的士司機高齡化日趨嚴重，入行人少，與人手短缺有關，坐上「的爺」的車，命中率相當高。最近又上了一部「阿爺的士」，的士司機聲線頗微弱，起碼80歲高齡以上，老司機開了手機對話擴音，對方粗話連篇，似乎在埋怨「未有埋數」，老司機已老眼昏花，開車還要承受「追數」壓力，憂心忡忡之餘，幾乎行錯路，作為乘客的我，只能自己「睇路」，不斷提醒「切線」、「上橋」。

按現時法例，70歲以上人士續領駕駛執照，需提交醫生簽發的體格證明書，究竟這體格檢驗書的發出，有沒有嚴格規定？「的哥」續牌需要有更嚴格要求，重新檢討，刻不容緩。



七嘴

八舌

小臻

二十四節氣話「驚蟄」

中國以農立國，正因為是農業社會，農民經驗累積凝聚出不少智慧哲理，二十四節氣正是中國人長期對天文、氣象、萬物進行觀測探索和歸納的智慧結晶，實際上就是太陽對中原地區整年度的方位變化，對農事耕作有相當重要參考價值，幾千年以來一直延續到現在。隨着不少農村鄉鎮化，農耕的人愈來愈少，令不少後生仔根本不會留意二十四節氣是什麼，近年來好像多了城市打工的人回鄉農耕，只是當今科技發達，耕種也未必依賴二十四節氣行事。然而在中醫養生方面仍舊不少跟節氣相關的。

中醫養生角度是春季與肝相應，春季保持肝臟的生理功能才能適應自然界的變化，驚蟄時節人體的肝陽之氣漸升，陰血相對不足，養生應順乎陽氣的升發、萬物始生的特點，使自身的精神、情志、氣血也如春日一樣舒展暢達，生機盎然！非常之有哲理。

試問香港的學生哥甚至成年人有多少人認得出那二十四節氣，如果二十四節氣每個都像剛過的3月6日「驚蟄」搞些特色出來，大家肯定記得。因為每年到了「驚蟄」就有傳媒報道習俗「打小人」這件事。

事實上，當太陽到達黃經345度時區是天氣回暖，春雷始鳴，驚醒蟄伏於地下冬眠的昆蟲「驚而出走」故叫驚蟄。昆蟲出來四出破壞農作物，因此農民舉行儀式「驚蟄祭白虎」（即是打小人），驅趕害蟲，祈求農耕豐收、生活平安。

「驚蟄打小人」這習俗原本是驅趕害蟲，卻變成驅趕人、驅趕霉運，相信是中國人的「靈活變通」。記得上世紀九十年代，

因為工作地點在灣仔區，常途經鵝頸橋，橋底只係在驚蟄期間才見幾位阿婆在幫人打小人，那時拜神婆只用一個像家中神位那麼大小的工具，一張凳子自己坐，客人是蹲下睇拜神婆做嘢。現在拜神婆已經變成專業戶，神位變神壇，客人都有座位，規模愈來愈大而且是長駐的。要多得香港政府於2014年6月公布的香港首份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，把「驚蟄祭白虎」列為社會實踐、儀式及節慶活動之一。政府發牌給拜神婆即「專業打手」，香港旅遊發展局網頁還有介紹「可以打小人看作是尋求發洩釋懷及轉運的方法」，並提議遊客「下次遊港時若想發洩解氣，就順便來打打小人吧！」這個風俗再經過媒體不斷推波助瀾而揚名海內外。

同行曾討論究竟傳媒應否大幅報道？「打小人」是否迷信？有宗教信仰的人，以至堪輿學家都提醒，不要去「打小人」，特別是指名道姓，甚至拿別人的出生時辰八字、毛髮來做儀式，那是詛咒人的事，犯口孽，有報應。既然你信「打小人」，也應相信有報應，做前就要三思。如果你相信神明存在，那應該交神明化解你的心中怨恨，不是用這種方式。把打小人看作是尋求發洩釋懷方法可能會合理些。

作為傳媒人，在這個年代究竟是否頭腦不清醒？非也！新聞工作本是一個講滿足感和使命感的行業，在生活指數高企的年代，使命感漸漸減退，新聞機構要生存，新聞工作者要生活，跟着市場走是無可避免的。香港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新聞人是講道德的文人；二千年後的新聞人是鬥士，講吸睛少講客觀；當今的新聞人是市場營銷員，他們追求的是銷量和流量及市場主導。

時光 經年



若荷

百家廊



百家

廊

百家

百家